

津巴布韦“土地征收案”评析^{*}

朱伟东

内容提要 南共体法院自 2005 年 8 月开始运作，它受理的第一个案件是津巴布韦“土地征收案”。该案明晰了南共体法院的运作过程，及在此过程中所暴露出来的问题。它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是南共体法院目前的管辖权过于宽泛，有干涉成员国内政之嫌；二是南共体法院判决的执行缺乏有效的保障措施，这会影响地区一体化的实现。要使南共体法院真正成为推动地区一体化的有力工具，南共体首脑会议必须对有关南共体法院管辖权及其执行判决的规定进行修订，而南共体法院本身也应当限制自己的管辖权。

关键词 南共体法院 管辖权 津巴布韦 “土地征收案”

作者简介 朱伟东，湘潭大学非洲法律与社会研究中心副主任、副教授（湘潭 411105）。

1992 年 8 月，南部非洲国家首脑在纳米比亚首都温得和克通过了《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条约》（下称《条约》），该条约决定成立共同体法院，以确保本条约、条约的补充文件及各类议定书的规定得到遵守，并作出正确解释。¹ 2000 年 8 月，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下称“南共体”）国家首脑会议通过了《南共体法院议定书》及《南共体法院程序规则》对南共体法院的组成、管辖权、适用的法律、法院程序等作了详尽规定。2005 年 8 月，南共体首脑会议任命了法院成员。同年 11 月，南共体法院成员在法院所在地温得和克宣誓就职，法院开始正式运作。南共体法院成立后受理的第一起案件是津巴布韦的“土地征收案”。该案的审理对南共体法院是一次重要考验，对该法院日后的运作会发生显著影响。

津巴布韦“土地征收案”的起因

津巴布韦曾是英国殖民地，在 1980 年获得独立。当时，少数白人农场主拥有全国大部分肥沃土地，而多数黑人农民只有少量的贫瘠土地，土地不平衡问题十分严重。20 世纪 90 年代初，一些参加过独立战争的黑人退伍老兵要求政府“分地”。2000 年初，一些退伍老兵强占了许多白人农场，土地问题日益尖锐。

2002 年，津巴布韦政府颁布土地征收令，规定每个白人农场主只能保留一个农场，多余的农场必须在 3 个月内交出，否则将受到法律制裁。土地征收令规定的最后期限到来时，仅有少数白人农场主自愿放弃了多余农场，大部分白人农场主继续滞留在农场。他们认为政府的这一法令违背了宪法。

^{*} 本文系作者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课题“非洲涉外民事纠纷的多元化解决机制”的阶段性成果。

¹ 参见《南共体条约》第九条和第十六条。

2005年9月14日,津巴布韦对其宪法进行了修正。¹修正后的宪法重申,政府将继续强制征收土地,国家对所征收的土地有完全的所有权,并规定土地利害关系人不得就国家的土地征收活动向法院提出异议,法院也不得受理此类异议。^④在此情况下,一些白人农场主开始寻求外部救济。南共体法院的成立无疑给他们带来一线希望。

2007年10月11日,白人农场主坎贝尔(William Campbell)以他本人及其公司的名义向南共体法院起诉津巴布韦政府,并请求法院在对案件主要问题作出裁决前,根据《南共体法院议定书》第二十八条和《南共体法院程序规则》第六十一条采取临时措施,禁止津巴布韦政府强迫原告搬离他们所拥有的农场。南共体法院认为,该案件是自然人和法人与津巴布韦政府之间的争议,且涉及《条约》的解释和适用,法院对该案有管辖权。津巴布韦政府代理人提出,该案尚在津巴布韦最高法院审理,南共体法院不应受理该案。对此,南共体法院指出,用尽当地救济原则只适用于案件的主程序,不适用于临时措施程序。南共体法院根据《南共体法院议定书》第二十八条,在2007年12月13日作出一项临时禁令,禁止津巴布韦政府在南共体法院就该案实体问题审理前对原告的农场采取任何措施。^④随后,另外77个农场主要求加入该案的审理程序,并请求南共体法院作出临时禁令,禁止津巴布韦政府在案件实体问题审理前强迫他们搬离各自的农场。南共体法院在2008年3月28日作出临时禁令,并将这两个案件合并为一个案件。^{1/4}

对于南共体法院作出的临时禁令,津巴布韦政府置若罔闻,仍继续征收白人土地。2008年6月20日,本案原告告知南共体法院,被告没有遵守临时禁令。南共体法院查证属实后,根据《南共体法院议定书》第三十二条第五款的规定,将这一情况通报给了南共体首脑会议。在目前所合并的案件中,原告对被告的征收行为提出异议,要求南共体法院就该案的实体问题作出判决。

南共体法院对该案的审理

原告在该案的起诉书中诉称:被告制定并实施宪法修正案,违反了它根据《条约》应承担的国际义务,他们的土地受到非法剥夺;原告被剥夺了向津巴布韦法院就其土地被强制征收的合法性提出异议的权利;由于只有该案原告的土地被非法征收,原告认为他们受到种族歧视;原告对被强制征收的土地无法获得赔偿。原告请求南共体法院宣告,被告通过实施宪法修正案违反了它根据《条约》承担的义务,被告强制征收原告所有的土地是非法的。对此,被告辩称:南共体法院对该案没有管辖权;土地是通过自愿买卖方式从白人农场主手中获得的,由于殖民历史原因,这些白人占有了大部分可耕地;被告将继续从白人农场主手中征收土地,这种政策不是种族主义,而是殖民历史造成的,况且被告也会从拥有大量土地的黑人手中征收土地;根据宪法修正案,原告会获得赔偿;对原告土地的征收视为对殖民历史留下来的土地不平等的一种纠正方式;原告并没有被剥夺到津巴布韦法院寻求救济的权利,他们可以要求法院进行司法审查。

南共体法院对原告双方的答辩进行分析后认为,本案争议的问题是:南共体法院对该案是否有管辖权;原告是否被剥夺了向津巴布韦法院寻求救济的权利;原告是否受到种族歧视;被告是否应对被强制征收的土地向原告进行赔偿。

实际上,前两个问题可以合并考虑,它们都涉及南共体法院的管辖权。对于该问题,原告认为,根据《南共体法院议定书》有关管辖权依据和管辖范围的规定,南共体法院对该案有管辖权。被告

¹ Constitution of Zimbabwe (Amendment No 17, 2005) .

^④ Section 16B, Constitution of Zimbabwe (Amendment No 17, 2005) .

^④ Mike Campbell (PVT) Ltd & William Michael Campbell v. The Republic of Zimbabwe, Case No SADCT 2/07.

^{1/4} Mike Campbell (PVT) Ltd and Others v Republic of Zimbabwe (2/2007) [2008] SADCT 2 (28 November 2008) .

认为，该案的当事人一方是自然人和法人，另一方是成员国，根据《南共体法院议定书》的规定，只有在自然人或法人在成员国用尽当地救济，或无法在成员国提起诉讼程序的情况下，南共体法院才可行使管辖。该案中的原告已在津巴布韦最高法院提起诉讼，判决尚未作出，因此，原告未用尽当地救济，南共体法院对该案没有管辖权。对此观点，南共体法院指出，用尽当地救济原则也出现在其他国际公约中，非《南共体法院议定书》独有。该原则有一定的合理性，例如，当地法院更了解案情，比较熟悉本国法律等。但是，如果国内法中没有提供任何救济，或不能有效提供救济，当事人就不必再用尽当地救济。该案中，津巴布韦宪法修正案规定，除有关对被征收土地添附物的赔偿争议外，津巴布韦法院不得受理有关土地征收的案件，这样，原告就不能在津巴布韦法院内提起诉讼程序。因此，南共体法院认为，原告已无法在当地法院获得救济，南共体法院对该案有管辖权。

被告继而辩称，《条约》仅仅规定了南共体的原则和目标，没有规定对成员国的行为进行评价的标准，南共体法院不能借用其他条约中的标准，并且南共体的一些议定书中，没有一项涉及人权和土地改革问题，应先有一项专门有关人权和土地改革问题的议定书，以使《条约》中的原则具有实际效力。因此，被告认为，在没有对成员国的行为进行评价的标准时，南共体法院“似乎无权对津巴布韦实施的土地征收运动进行管辖”。对此主张南共体法院认为，根据《南共体法院议定书》第二十一条（b），法院在考虑到可适用的条约、国际公法的一般原则和规则后，可以发展出自己的法理。因此，在《条约》没有规定的情况下，南共体法院可以适用其他法律渊源以解决问题。南共体法院指出，《条约》第四条（c）明确规定：“南共体及其成员国须根据下列原则行事：（1）成员国主权平等；（2）团结、和平和安全；（3）人权、民主和法治……”。显然，南共体法院对涉及人权、民主和法治的争议具有管辖权，无需首先制定一项涉及人权问题的议定书以使《条约》的原则具有效力。

对于本案争议的第三个问题，即原告是否受到种族歧视，原告在起诉书中声称，土地征收运动具有种族歧视性质，因为它只针对津巴布韦的白人农场主，宪法修正案的目的就是推行这种歧视性的土地改革运动。津巴布韦宪法修正案没有提及农场主的种族或肤色，但并不意味着立法的目的不是基于种族或肤色考虑，因为只有白人农场主受到宪法修正案的影响。显然，该修正案的立法意图就是只针对白人农场主。另外，原告指出，被征收的土地只是分配给了一些特殊人士，如“高级政客、司法人员及军官”。基于此，原告认为，被告制定并实施宪法修正案的行为违反了《条约》第六条第二款有关禁止歧视的规定。被告对原告的观点进行了反驳，被告指出，进行土地改革的目的是为了让殖民主义的受害者获得利益，所征收的土地都适合于农耕，而且这些土地大部分碰巧由白人农场主所有，因此，不可避免的是，可能只是白人农场主受到影响；这种土地征收不可归结于种族主义，它是殖民历史的后果；另外，一些黑人农场主拥有的过量土地也被征收了。因此，被告并没有对原告进行种族歧视，没有违反《条约》规定。

对上述问题，南共体法院详细分析了《联合国宪章》《世界人权宣言》《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以及《非洲人权和民族权利宪章》中有关种族歧视的规定，指出国际法禁止任何性质的歧视。南共体法院还援引《条约》第六条第二款的规定，认为该条约禁止南共体及其成员国以种族原因歧视任何人。不过该条约并没有对种族歧视进行界定，也未提供任何指导意见。南共体法院参考了联合国经社委员会有关种族歧视的评论，认为种族歧视包括直接歧视和间接歧视，直接歧视即直接或明确地根据种族不同而实行不同的待遇，而间接歧视是指法律或政策表面看来没有歧视性，但其实施会产生歧视性的后果。南共体法院进而指出，津巴布韦宪法修正案规定本身并没有歧视性，可它的实施只对白人农场主产生影响，因此，它构成间接歧视或实质上的不平等，违反了《条约》第六条第二款有关禁止歧视的规定。

对于最后一个问题，即被征收土地的赔偿问题，原告指出，被告征收他们的土地却没有支付相应的赔偿，违反了被告根据国际法和《条约》应承担的国际义务。被告对原告有权获得赔偿的事实没

有异议,不过被告认为,根据《兰开斯特协议》¹ 应由其前殖民宗主国即英国对被征收的土地进行赔偿。法院认为,在国际法中,通常由征收国支付赔偿。被告津巴布韦政府应对被征收的土地向原告进行赔偿。南共体法院也注意到津巴布韦宪法修正案第十六条 (B) (2) (b) 的规定,根据该规定,津巴布韦无需对被征收的土地进行赔偿,只需赔偿征收前在此类土地上所做的任何添附。南共体法院认为即使有该规定,原告仍有权根据国际法获得公正赔偿,被告相应地有支付公正赔偿的义务。被告不能以国内法和宪法的规定而避免其应承担的国际义务。

2008年11月28日,由南共体法院5名法官组成的合议庭对该案作出了判决。对于该案的争议问题,5名法官一致认为:南共体法院对该案有管辖权;原告被剥夺了在津巴布韦法院寻求救济的权利;被告应对被征收的土地向原告支付公正的赔偿。对于原告是否受到种族歧视,5名法官以4比1多数作出肯定回答。接着,5名法官一致判定:(1)被告违反了它根据《条约》第四条第三款规定所承担的义务;^④ (2)津巴布韦宪法修正案违反了《条约》第四条第三款;^④ (3)被告应通过其机构采取所有必要措施保护原告对土地的所有权及占有权,并采取所有适当措施,以确保不会根据宪法修正案的规定,通过其机构或其他部门,直接或间接地采取一些行为,以使原告搬离其农场或干扰原告在其农场上的和平居住;以及(4)被告应该在2009年6月30日或之前向其中的3个原告支付公正赔偿。

至此,该案暂告一段落。但围绕该案的争议,却远未尘埃落定。

津巴布韦政府对南共体法院及该案的态度

就在该案判决作出的一周后,津巴布韦总统穆加贝在一次支持者的集会上宣称,南共体法院禁止津巴布韦政府继续征收白人农场主土地的判决“徒劳无益”。他认为,南共体法院没有注意到《兰开斯特协议》的规定,根据该协议,英国政府同意津巴布韦政府从白人农场主重新收回土地。穆加贝还对支持者表示,政府征收土地的行动不会停止,“从白人农场主手中收回土地,我们没有任何愧疚。丝毫没有!”此前,津巴布韦国家安全、土地、土地改革和再分配部部长穆塔萨也表示,南共体法院的判决是“白日梦”,因为津巴布韦政府不会改变其土地改革计划,土地征收“不是对农场主的歧视,而是为了纠正土地的不平衡”。^¼

津巴布韦副总检察长在2008年12月18日的一封信中指出:“……(津巴布韦)政府对南共体法院在2008年11月28日作出的判决所持的政策是,根据《备案土地法》的规定,对拒不交付土地的农场主提起的所有指控,现在应全部恢复启动。”2009年1月12日,在“2009法律年”开幕式上,津巴布韦最高法院副院长指出,南共体法院无权对坎贝尔案进行审理并作出判决。

从津巴布韦总统及行政和司法官员的上述言论来看,他们认为南共体法院的判决是错误的,不应得到执行,因为该判决没有考虑到土地征收行动的历史背景。他们认为,津巴布韦的土地是由殖民者从津巴布韦人民手中强行掠走的,他们现在有权把这些土地从白人手中取回。这些观点欠妥,就像有

¹ 1979年津巴布韦各派在英国伦敦谈判签署了《兰开斯特协议》。根据该协议,白人政权同意进行一人一票的民主选举。作为交换,时任津巴布韦非洲民族联盟主席兼第一书记的穆加贝,同意在津巴布韦议会为白人保留20%的席位,承诺通过赎买的方式解决土地问题,10年内不实行土改。这一不触及白人农场主利益的温和的土地政策,既是稳定局势的良好举措,但也为日后的危机埋下了一大隐患。此外,《兰开斯特协议》还规定,英国须为津巴布韦赎买白人土地提供资助。1989年,英国以津巴布韦在使用英国提供的资金时缺乏透明度为由,停止提供土地资金。

^④ 该款规定:“成员国应根据人权、民主、法治原则行事”。同时,5名法官以4比1多数判定被告还违反了《条约》第六条第二款所规定的义务,即成员国不应基于性别、宗教、政治观点、种族、出身、健康等原因歧视任何人。

^④ 法官同时以4比1多数判定宪法修正案违反了《条约》第六条第二款。

^¼ See “Mugabe Dismisses SADC Tribunal Ruling”, *The Zimbabwe Times*, December 4, 2008, <http://www.themzimbabwetimes.com>, June 18, 2009.

人对此所作的比喻：如果有人杀害了你最爱的人，你就去把该人或他最爱的人杀死，这在法庭上不是合法的辩护，你仍会以谋杀罪受到审理。¹

由于津巴布韦政府拒不执行南共体法院判决，继续征收白人的土地，白人农场主坎贝尔和另一位农场主艾瑟瑞得奇（Richard Thomas Etheredegge）在 2009 年 5 月 7 日向南共体法院提出紧急申请，要求南共体法院宣告，被告违反并蔑视该法院在 2008 年 11 月 28 日作出的判决。南共体法院在分析了津巴布韦政府和司法部门的上述言行，以及有关政府继续征收土地的事实后，在 2009 年 6 月 5 日作出如下判决：南共体法院将根据《南共体法院议定书》第三十二条第五款的规定，将该情况报告给南共体首脑会议，由其采取适当行动。^④

针对南共体法院对津巴布韦政府土地征收行动作出的接二连三的判决，津巴布韦也采取了相应行动。2009 年 8 月 7 日，津巴布韦司法和法律事务部部长齐纳马萨（Patrick Chinamasa）给南共体秘书处发去一封措辞强硬的信件。其中指出，根据《条约》的规定，南共体的所有议定书应得到 2/3 成员国的批准后才能有效，而目前 15 个南共体成员国中，只有五国批准了《南共体法院议定书》。津巴布韦尚未批准该议定书，因此，津巴布韦不受该议定书的约束，“对津巴布韦适用该议定书的规定，严重违反了国际法”。他进一步指出，该法院不能根据该议定书的规定对津巴布韦进行管辖，“我们将不会在南共体法院出庭，也不会对该法院审理的涉及津巴布韦共和国的案件作出回应”。他还补充说，基于同样的原因，南共体法院针对津巴布韦共和国已作出的或将要作出的任何判决都是无效的。^④

其实，在 2009 年 3 月津巴布韦高等法院就曾以《南共体法院议定书》不能在津巴布韦适用为由，否决过南共体法院的判决。当时，其中的一位原告根据《南共体法院议定书》和《南共体法院程序规则》的规定，请求津巴布韦高等法院承认和执行南共体法院的判决，将已占据其农场的人员搬离该农场。津巴布韦高等法院认为，除非津巴布韦议会批准了《南共体法院议定书》否则，南共体法院的判决不能适用于津巴布韦，也不能得到执行。^{1/4}

津巴布韦方面最初认为，土地征收行动是为了纠正殖民历史所造成的土地不平衡问题，现在又以《南共体法院议定书》尚未发生效力为由，来否认南共体法院的管辖权及其判决，理由似乎非常充分。但我们仔细分析《条约》的有关规定，就可以发现，这个理由其实欠说服力。《条约》第二十二條规定，南共体首脑会议所批准的每项议定书应自 2/3 的成员国批准之日起 30 天后生效。也就是说只有在 9 个南共体成员国批准一项议定书的 30 天后，该议定书才生效。但《南共体法院议定书》有其特殊性。《条约》第十六条第二款规定，有关南共体法院的组成、权限、功能、程序和其他相关事项应规定在一个议定书中，尽管有《条约》第二十二條的规定，该议定书应成为《条约》的组成部分。很明显，《南共体法院议定书》不同于其他议定书，它的生效不受条约第二十二條规定的影响。作为《条约》的组成部分，《条约》生效日期即为《南共体法院议定书》生效日期。修正后的《条约》在 2001 年 8 月 14 日生效，因此，《南共体法院议定书》的规定也应自该日起对已批准或加入《条约》所有南共体成员国生效。

再者，即使《南共体法院议定书》尚未生效，津巴布韦政府也应当在南共体法院首次开庭时提出管辖权异议。津巴布韦政府不但在案件开始审理时没有对南共体法院的管辖权提出异议，还对案件

¹ Denford Magora “Zim Pulls Out of SADC Tribunal Over Land”, <http://nhandaradio.com/2009/09/02/zim-pulls-out-of-sadc-tribunal-over-land/>, August 15, 2009.

^④ Case No SADC (T) 03/2009.

^④ Li Nuer “Zimbabwe Pulls Out of SADC Tribunal”, http://news.xinhuanet.com/english/2009-09/02/content_11985821.htm, September 12, 2009.

^{1/4} Alice Chimora “SADC Tribunal’s Ruling on Zimbabwe Overridden by Court”, <http://en.afrik.com/article15378.html>, 20 August 2009.

的实体问题进行了答辩,这实际上已构成国际上普遍奉行的“被告接受法院管辖”(defendant's submission to the court's jurisdiction)的情况,即如果被告没有在开庭时提出管辖权异议,就应视为他已默示地接受了法院的管辖,他不得事后辩解说法院没有管辖权。

津巴布韦方面之所以一再找出理由辩解,无非是为土地征收行动寻找借口,以避免承担相应的义务。但是,从另一方面也说明,作为新成立的地区法院,南共体法院以及有关该法院的一些规定,还存在着一些问题或漏洞。

余 论

津巴布韦“土地征收案”暴露出许多问题,这些问题如不能得到妥善解决,将会影响南共体法院的未来发展。在这些问题中,有两个问题尤为值得关注,即南共体法院的管辖权和南共体法院判决的执行。

根据《南共体法院议定书》,南共体法院对案件行使管辖的依据是,这些案件涉及《条约》的解释和适用,或涉及南共体议定书、任何补充性文件,以及南共体不同机构所制定的条例的解释、适用或效力。它受理的案件种类包括成员国之间、成员国和自然人或法人之间、自然人或法人与共同体之间、或共同体职员与共同体之间的争议。可见,南共体法院受理案件的范围极其宽泛。南共体法院还通过对《条约》的解释来扩大自己的管辖范围。例如,在上述案件中,南共体法院根据《条约》第四条中“成员国应根据人权、民主、法治原则行事”的规定,认为南共体法院可以对成员国内发生的涉及人权、民主、法治的案件进行管辖。根据上述解释,南共体法院几乎可以把成员国内发生的一切案件纳入自己的管辖范围,“这就为把成员国拖进南共体法院打开了大门”。^①实际上,南共体法院成立以来已受理了数起以成员国为被告的案件,其中大部分是因津巴布韦政府的土地征收活动引起的,但也有一个案件是以津巴布韦警察和军队部门对受害者实施暴力和虐待从而违反《条约》第四条规定为由提起的,^②甚至还有一个案件涉及津巴布韦各党派之间的权力分配。^{③④}

由于南共体法院受案范围过于宽泛,有干涉成员国内政之嫌,引起许多成员国的忧虑。考虑到许多南共体成员国法治尚不完善,违反人权事件亦有发生,成员国的这种担心是可以理解的。由于这种担心,成员国政府对南共体法院基本持一种不支持的态度,例如,在2009年9月23日在哈拉雷召开的南共体部长委员会会议上,该委员会同意津巴布韦退出南共体法院的决定,他们认为,应当由南共体首脑会议审查了南共体法院的管辖权和权限,特别应当确定南共体法院可以对哪些由自然人或法人提起的案件进行管辖,以及确定南共体法院与成员国法院特别是最高法院之间的关系。^⑤此外,虽然南共体法院在2009年6月5日作出的判决中指出,要根据《南共体法院程序规则》第七十八条规定将津巴布韦政府不遵守该法院判决的情况向南共体首脑会议汇报,但在2009年9月在刚果(金)召开的南共体首脑会议上,南共体首脑会议却以津巴布韦问题不紧迫为由,没有将该问题提到议事日程。^⑥

此外,由于南共体法院的管辖权过于宽泛,这就可能与南共体的其他争端解决机构或非洲其他地区法院的管辖权重叠。例如,南共体内部设有一个贸易专家小组,专门根据《贸易议定书》的有关

^① Gerhard Erasmus “Regional Dispute Resolution: The SADC Tribunal's First Test”, http://www.givengain.com/unique/triac/pdf/20080205_hotseat.pdf 21 September 2009.

^② Zimbabwe Human Rights NGO Forum v Republic of Zimbabwe (SADC (T) 05/2008) [2009] SADCT 2, 1 January 2009.

^{③④} United Peoples' Party of Zimbabwe v SADC and Others (SADC (T) 12/2008) [2009] SADCT 4, 14 August 2009.

^⑤ <http://www.takzimbabwe.com/news/117/ARTICLE/5449/2009-09-30.html> 29 September 2009.

^⑥ <http://www.rohrzimbabwe.org/Latest-News-from-ROHR-in-Zimbabwe/SADC-disregards-calls-to-address-zimbabwes-problems.html> 2 October 2009.

规定处理成员国之间的贸易争端,而南共体法院对有关议定书的适用、解释或有效性有管辖权,这就造成二者之间管辖权的重叠。就非洲地区而言,南共体的许多成员国同时还是该地区其他国际性组织的成员国,例如,8个南共同体成员国还是东南非共同市场的成员国,4个南共同体成员国是南部非洲关税同盟成员国,坦桑尼亚同时是南共体和东非共同体的成员国。这些地区性国际组织设有或即将设立自己的司法机构,从它们设立司法机构的文件来看,这些司法机构的管辖权还与南共体法院的管辖权有许多相同的部分。对于同一案件,毫无疑问,南共体法院和这些地区性组织的司法机构之间存在着管辖权的重叠和冲突。¹这种管辖权重叠和冲突产生的直接后果是,给当事人“挑选法院”(forum shopping)提供了机会,它不可避免地会造成“一事两诉”或“平行诉讼”(parallel litigation)的出现,这必然会浪费当事人的时间、精力、金钱,也会造成司法资源的滥用。

南共体成立的目的是为了实现地区一体化,而这取决于是否存在一个高效的争端解决机构。判断一个争端解决机构是否高效,一个重要标准要看它的判决能否得到彻底、迅速的执行。《条约》第十六条第十五款规定,南共体法院的判决是终局的,对双方当事人具有约束力。《南共体法院议定书》第三十二条规定了判决的执行程序。根据该规定,南共体法院判决的执行要根据被请求执行国国内法中有关外国判决登记和执行的程序进行,即对各个成员国而言,南共体法院的判决和外国判决一样。由于各成员国执行外国判决的一些标准具有弹性,这就为它们拒绝执行外国法院判决提供了借口。考虑到南共体法院宽泛的管辖权,南共体成员国很可能像津巴布韦那样会拒绝执行该法院作出的判决。

对于拒绝执行南共体法院判决的成员国,《条约》及《南共体法院议定书》都没有规定相应的强制措施。《南共体法院议定书》只是规定,成员国应采取所有措施确保南共体法院判决的执行,在一方当事人拒不执行判决的情况下,另一方当事人可向南共体法院说明情况,南共体法院在确信存在此种情况后,再向南共体首脑会议汇报,由其采取适当措施。^④但对于采取何种措施,并没有详细、具体的规定。实践中,由南共体首脑会议对拒不执行南共体法院判决的成员国采取适当措施既不可能,也不可行。因为南共体首脑会议的决议要由成员国协商一致作出,作为成员国的一方当事人不可能同意通过一项对自己不利的决议。即使首脑会议可以做出此种决议,考虑到首脑会议每年只是在某一固定时间召开,这样也会拖延判决的执行。

综上,作为一个刚成立不久的地区性争端解决机构,南共体法院的运作还存在许多问题,这可从该法院审理的第一个案件即坎贝尔案件中看出。要使该机构在将来能够稳健成长,成为推动地区一体化的得力工具,南共体必须正视坎贝尔案所暴露的问题,特别是要妥善解决南共体法院和成员国国内法院的关系、南共体法院可受理的案件的种类、南共体法院的管辖权及南共体法院判决的执行等几个重要问题。这可能需要南共体首脑会议对《南共体法院议定书》进行重新审议,作出修订。它可以参考欧盟及非洲另一个地区性国际组织——非洲商法协调组织^⑤的做法。这两个组织所设立的法院作出了卓有成效的工作,有力地推动了本地区的一体化进程。对于南共体法院而言,它应自觉限制自己的管辖权,更多关注影响地区一体化的案件,不应把人权问题放在首位,或者把人权问题留给相关的专门人权法院处理。

(责任编辑:安春英 责任校对:詹世明)

¹ Joost Pauwelyn, *Going Global: Regional or Both? Dispute Settlement in the Southern African Development Community (SADC) and Overlaps with the WTO and Other Jurisdictions* 13, *Min. J. Global Trade* 231, 2004.

^④ 《南共体法院议定书》第三十二条。

^⑤ 有关非洲商法协调组织及其法院的论述,参见朱伟东:《非洲商法协调组织述评》,载《西亚非洲》2009年第7期,第49~53页;博瑞斯·马特(Boris Martor)等著;朱伟东译:《非洲商法:OHADA与统一化进程》,英国GMB出版公司,2008年版。

Analysis of Zimbabwe's "Land Expropriation Case"

Zhu Weidong

pp. 25– 31

In August 2005, Southern African Development Community (SADC) court began to operate and the first case received was Zimbabwe's "land expropriation case". This case clarifies the operation process of SADC court and problems exposed in the process as follows. Firstly, the current jurisdiction of the SADC court is too broad and its interference in internal affairs of member states is suspected. Second-

ly, the SADC court lacks effective safeguards for implementation which could affect the realization of regional integration. Therefore, in order to make it operates as a powerful tool for promoting regional integration, the SADC summit must amend the jurisdiction of the SADC court and make provisions of the enforcement of sentences; meanwhile, the SADC court itself should limit its own jurisdiction.

Popularizing Chinese in Africa: Status Quo, Problems and Solutions

Xu Lihua & Zheng Song

pp. 42– 46

Chinese Teaching in African countries started in the 1950s. Since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Forum on China–Africa Cooperation, popularizing Chinese in Africa enters the fast track, while facing many challenges in qualifications, teachers, textbooks, among other resources. The author argues that to

popularize Chinese in Africa, one should actively seek support from African countries, make full use of the Confucius Institutes, quicken steps to train local Chinese teachers, realize the localization of Chinese teaching in Africa, and strengthen research upon popularizing Chinese in Africa.

Influences of Persian Culture on Jewish Culture during the Persian Empire

Feng Dingxiong

pp. 47– 51

During the Persian Empire era, Persian culture exerted heavy influences on Jewish culture. Persian language, writing, people's name, appellation of the God, among other external cultural carriers, all have their imprints on Jewish culture. What's more, characteristics or concepts of the Persian religion, like dualism, doomsday and demon, all

deeply influenced Judaism. However, the erosion of the Jewish culture caused by the Persian culture accounted for, to a large extent, Jewish nation's cultural struggle and self-consciousness to maintain their national culture and characteristics, especially for the standardization and formation of the kernel of Jewish culture, Torah (The Five Books of Moses).